

A close-up photograph of a man and a woman. The man is on the right, wearing a white surgical mask, with his eyes closed and head tilted down. The woman is on the left, also wearing a white surgical mask, with her eyes closed and head tilted up towards the man. They appear to be about to kiss. The background is a soft, out-of-focus light color.

三月情流感

叶紫◎著

病症来袭，你的“爱”病了吗？

范逸臣 陈洁 2013新片倾情演绎

拯救你的“爱”……

各大网站联合推荐此书

文字比电影更精彩

三月情流感

叶紫◎著

形态各异的都市情感症候人群
常陷于不同的情感病症中

四位来路不同的男女分别是

爱泛滥
爱不上
爱无能
爱金钱
的爱情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月情流感 / 叶紫著. — 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
2013.3
ISBN 978-7-5513-0436-8

I. ①三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30816号

三月情流感

作 者	叶 紫
责任编辑	钮 琦 强紫芳
整体设计	高 薇
出版发行	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 E-mail: tbyx802@163.com tbwyzbb@163.com
经 销	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	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插 页	2
字 数	130千字
印 张	12
版 次	2013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13-0436-8
定 价	25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调换

邮政编码: 710054

—

很久很久以后，陶然不得不承认有些事情是命中注定的，比如她与刘絮的相遇。

如果不是她被屁颠逼着去相亲，就不会发现这世上还有那么多不靠谱的男人。

如果不是她相亲屡屡失败，就不会被屁颠认为有病而把她送进情感诊疗中心。

如果不是在中心遇见刘絮，她以后的生活不会如此多姿多彩。

事情得追溯到三个月前。

星期天一大早，陶然家的大门就被敲得“嘭嘭”直响。

陶然睡眼蒙眬地开了门，看都没看屁颠一眼，直接往床上一躺，“您请自便。”

屁颠实在看不过去，把她从被窝里抓出来，拎着她坐在梳妆台前，恨铁不成钢地说：“你瞧瞧你现在都成什么样子了，大好的青春年华，你打算都浪费在床上还是怎么着？”

“那你说我还能干啥？”陶然打着哈欠。

“如此明媚的春光，出去走上一走，说不定一场美好的邂逅正等待着你。”屁颠满眼憧憬。

陶然不以为然地翻了个白眼，“你觉得可能吗？”

“万事皆有可能。”

“你觉得这世上有靠谱的男人吗？”

屁颠拍着胸脯，“我不就是嘛，是你没发现而已。”

“你是我的‘姐妹’，姐妹懂吗？”

“懂。”屁颠沮丧地点点头，他很有自知之明，早把那小小的心动扼杀在了摇篮中。

陶然微微一笑，这么多年，也只有屁颠陪在她身边，这个蓝颜，做得甚是称职。



屁颠推她进浴室，“你赶紧洗漱，一会儿咱们逛街去。”都说女人发泄的唯一方式便是 shopping，清高如陶然也是不能免俗。

两个小时逛下来，虽然什么都没买，陶然的心情却好了许多。无论工作有多大压力，感情如何不顺利，生活总要过下去。

“我请你吃冰淇淋。”屁颠拽着陶然进了一家冷饮店。

屁颠要了一个巧克力口味的，然后把菜单推到陶然面前，又转头对服务员微笑着说：“先给我上，让她慢慢选。”据他多年的经验，没有个十几二十分钟，陶然是做不好选择的。

果然，等到屁颠面前的冰淇淋球快化了一半了，陶然还咬着手指对着面前的菜单纠结。

身旁的服务员已站了许久，脸上逐渐显出不耐烦的神情，烦躁地甩了甩用来写单的笔。

陶然喃喃自语，“为什么没有一种冰淇淋能融合所有的口味呢？”

服务员抚额，“小姐，请问您到底要什么口味的？”

陶然面露难色，“草莓的，太甜；抹茶的，又不够甜；巧克力的，昨天刚刚才吃过；薄荷的，不浓郁。你让我再想想。”

屁颠抹把汗，“我能先吃了吗？”

“要不，你帮我选一个吧。”陶然眨眨眼。

屁颠吁了口气，对服务员说：“麻烦你，原味的，谢谢。”

还没等服务员开口，陶然插嘴道：“不，还是草莓的吧。”

“好的，请稍等。”服务员松口气，这位小姐的生意真是太不好做了。

陶然又拦住她，“慢，还是巧克力的。”

“呃，您到底要草莓的还是巧克力的？”服务员快抓狂了。

陶然想了想，“抹茶的吧，谢谢。”

服务员不知如何是好，都快哭了。

陶然依旧紧锁眉头，苦苦思索。

连屁颠都快看不下去了，他大手一挥，“各种口味都给她来一个。”

服务员极麻利地写完单跑了，生怕陶然再改主意。她动作很快，不一会儿陶然面前就放了七八种口味的冰淇淋。

不时有旁边的顾客往这边瞧上一眼，抿嘴笑一笑，再窃窃私语几句。

陶然表情凝重，她举着勺子不知选哪个先下手。良久，她叹口气，“这样看来，好像也没有一种口味比其他口味更吸引我，算了，我还是不吃了。”

屁颠斜睨她，“不吃可就全化了啊，到时想吃都吃不到，哪怕是口味最糟糕的那种。”

“那我也不能饥不择食啊。”陶然理了理头发，对镜自怜。

屁颠瞥了她一眼，“我算是明白了，你的爱情就像这些冰淇淋，无论选择什么口味都会让你心有不甘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找男朋友，要求不能太多。又帅又有钱的，那是象棋；有钱又有房的，那是银行；有责任心又有正义感的，那是奥特曼。”

“是吗？”陶然闭了闭眼，又问，“那么，又帅又有车有钱有房又有责任心和正义感的人呢？”

“……”屁颠懵了会儿才答：“那是在银行里下象棋的奥特曼！”他认真地看着陶然：“哎，作为你的蓝颜，我真为你着急啊。我能帮你解决感情问题我就亲自上了，只可惜，我一上就被你踹下去了。”

陶然除了叹气还是叹气，“我的前景就那么惨淡吗？”

屁颠握拳，豪气干云道：“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把你嫁出去的！”

他说到做到，陶然的相亲生涯由此展开。

屁颠兴冲冲地来找陶然，劈头就说：“我帮你找的那个人用一句话来形容，那就是——世界上最后一个好男人。”

“真的假的？”陶然半信半疑。

“你就放一百个心吧。”屁颠自信得很。

陶然问：“约在哪儿？”

“等等，我问问他。”

说曹操曹操就到，屁颠的手机响了，他晃了晃手机，“别急，这不是来了吗，啊……”他愣住了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屁颠把手机递过去，陶然也呆住了，“新华书店？”

这还是头一回听说相亲约在新华书店的。

还没去，陶然就打起退堂鼓，屁颠给她鼓励：“你就当他特别爱学习。”

陶然横他一眼。

“书店可以陶冶情操，好地方呀。”屁颠继续吹嘘。

陶然拗不过他，终于答应去看上一看。她略带忐忑地站在新华书店门口等待着。

远远地看到一个长相老实巴交的男人骑着一辆破破烂烂的自行车，



从密密麻麻的车流中穿行而来，不时地打铃，神情紧张。忽然，一个急刹车停在陶然面前。

“你是？”陶然凝神问。

老实男憨笑：“在下，谢耳多。”

陶然点点头：“你好，我是陶然。”

“我是生化博士后，我正在撰写的博士后论文题为……”

陶然不客气地打断他：“不要对牛弹琴。”

“你不是牛啊！我也不是弹琴的，我研究的不是音乐领域。”老实男搓着手说。

“比喻。”陶然言简意赅。

老实男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噢，比喻？抱歉，修辞学我研究不多。”他羞红了脸，手足无措地望着陶然，不知该怎么往下说。

“我们不是要这样一直站在大街上吹风吧。”陶然面色如常地问。

“当然不是，我们进去室内谈谈吧。”老实人抿嘴直乐。

陶然百无聊赖：“谈什么？”

“谈话，”老实男搔搔头皮，“不知道今天要不要等位。”

陶然疑惑道：“书店也要等位？”

“当然。”老实男笑得颇有几分自得。

陶然好奇又带点纳闷地跟着他进了书店。

老实男带她走到一排书架前，“哎哟，这儿周末生意特好，还真得等位啊。”他指着书架下方被几位看书顾客占据的小板凳。

陶然有些哭笑不得，“那等吧，等吧。”

“你平时喜欢看什么书？”老实男有一句没一句地搭讪。

“小说。”陶然强忍心中的烦躁。

“我最爱看——”老实男指着书架上一整排的砖头书，“各种词典是我的最爱，尤其是辞海？”

“好看？”陶然挑眉。

老实人笑嘻嘻地，“我喜欢看一辈子都看不光的东西。”

陶然面带讥讽，“那书店果然是个好地方，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地方了。”

老实人连连附和，“是呀，书店是个效率奇高的地方，比如，我能一边和你谈话，一边查阅资料，还能一边聊聊最近的好书，要是站累的话还有凳子可以坐着休息呢，真可谓一举多得！关键还免费，嘿嘿嘿。”

陶然快无语了，简直不知要如何继续下去。

旁边刚巧有个顾客离开，老实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慌忙抢占了他腾出来的小凳子，赶紧招呼陶然过来，生怕被旁人抢了。他笑眯眯地，“今天运气相当不错，平时可都得等半小时以上呢。哎，你过来坐。”

“就一个位子。”陶然淡淡道。

老实男微笑，“你坐，我站着就行。”

陶然讥笑，“我可不想仰着头和你……”她顿了顿，“谈话。”

老实男思忖片刻，“那这样吧。”他猛然蹲下身体，“这样可以平视了吧。俯视女性，是不合礼仪的。”

陶然实在忍无可忍，她站起身，动作太快太猛，一不小心将老实男撞倒在地。她没有回头，迅速离开。

第二个周六，陶然在屁颠的软磨硬泡下答应了另一场相亲会。

她按照约定来到城中一家有名的餐馆。

这次的约会对象是名外科医生，英俊、优雅、温柔、体贴，看上去十分的完美。

陶然很满意屁颠这次的眼光和效率。

“我对你第一印象特别好，干净、清爽，令人如沐春风。”

陶然哂笑，“我明白，你们做医生的就喜欢干净、清爽的事物。”她对这位医生先生的第一印象也不赖。

医生的十指十分的修长和好看，他抿唇，“我有轻微的洁癖，你在意吗？”

“不在意，我也有。”陶然笑了。

两人相谈愉快，一顿饭吃得有声有色。

服务员上了一道点心，一碟模样小巧精致可爱的小笼。

医生先细心地给陶然夹了一个，“趁热吃。”

陶然甜蜜地笑了。

医生蘸了点醋，随后把小笼轻轻咬开，将皮和肉用牙齿分开，分别放在两只碟中，接连咬了几只，于是在一个碟中堆着小山般的小笼皮，另一个则堆着几坨肉。

陶然顿时惊得花容失色，脸色变青，“你这是在干什么？”

“分离皮肉。”医生淡定道。

“呃……”



“皮是皮，肉是肉，干净、清爽，让人如沐春风。怎么，你不喜欢吗？”

陶然哑然，半晌道：“呃……还好，还好。”

医生用像看孩子一样的眼神温柔地看着陶然，“餐桌也好像是手术台，餐具就像是手术刀，所以每一道食物都要当作病体来认真细致地对待，不容得有半分闪过。”他说完，嚼了一口分离出来的肉圆，眼睛微微闭着，像是在享受这世上最美味的食物。

陶然感觉到一阵毛骨悚然。

没过一会儿，服务员又端上一大碗汤圆，“您好，这是最后一道甜点，芝麻汤圆，请慢慢品尝。”

陶然下意识地摸着鼻子，“汤圆，你是不是也要分离一下？”

医生会心一笑，“那是当然，虽然很难，但我的手法非常精准，毫厘不失。”他胸有成竹地张嘴，唇舌上下翻飞，“刷刷刷”三下两下，就将汤圆的芝麻馅儿和皮分到两个碗中，其中一碗登时成了一团芝麻糊。

陶然瞠目结舌。

医生洋洋自得，“不要用这么崇拜的眼神看着我，刚才的小笼是皮肉分离，现在的汤圆更像是皮血分离。”他拿起装有芝麻糊的碗“稀里哗啦”地喝了起来。

陶然彻底被吓着了，她又不能马上离开，驳了屁颠的面子。眉头一皱，有了主意。她悄悄伸手到包里摸出手机，找到音乐，一按下，顿时响起了优美的曲子。

她装模作样地接起电话，“喂，您好，我是陶然，您哪位？”

“哦哦，是您呀，王总您好，您好。”

“嗯，好的好的。”

“是，是。”

“您说大声点，我听不清。”

“嗯，您继续说，我一直听着呢。”

“好的，好的，绝对没问题。”

“行行，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。”

“我现在啊，我在吃饭呢。”

“不麻烦，不麻烦，我马上回去准备资料。”

“我办事，您放心。”

陶然自导自演了一出戏，面带歉意地对医生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这边临时有点事，得赶紧回去干活，这个……”

医生不明就里,以为她真的这样忙,忙礼貌客气地说,“工作要紧,这也证明你对公司很重要,去吧,我们再联系。”

陶然被那句“再联系”寒了一下,放下 AA 的钱,落荒而逃。

屁颠耷拉着脑袋,垂头丧气地看着陶然不说话。

陶然正在擦着一个花瓶,她家里一尘不染,有条不紊,每一件东西都摆放在它该在的位置上,就和她人一样,有板有眼。她瞟了屁颠一眼,“你给我找的,不是屌丝,就是变态。”

屁颠抚着额头,冤枉地说道:“祖宗!咱俩都二十多年的交情了,我要害你还不趁早,何必等到今天。你倒是说说,新华书店怎么了,证明人家踏实好学,天天向上。皮肉分离又怎么了,证明人家干净、清爽!”屁颠一个劲儿地转圈圈,“我的姑奶奶,这个地球上没有一个和你生活习惯一模一样的人,月球上也不会有,全宇宙都没有!”

陶然颓然地坐下,可怜兮兮地望着他,“你就甘心看着我孤苦终老?”

“我这不还是陪着姑奶奶您吗?”屁颠小声嘀咕。

“总有一天你会嫁人。”陶然鄙视地撇嘴。

屁颠大叫:“我嫁给你你又不不要。”

陶然推他一把,“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,否则我就休了你这个蓝颜。”

屁颠抓狂,“你是逼我非得给你找一个男版陶然?”

“嗯,”陶然挑眉,说得理所当然,“最好是一面镜子。”

屁颠陷入沉思。

蓝颜果然是靠谱的,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,居然真给他找到了那么一位据说各方面都和陶然很相似的男子,这回一定令她满意。

于是第三个周六,陶然和她的第三位相亲对象见面了。

那是个型男,要相貌有相貌,要身材有身材。

聊起平时的饮食、爱好、习惯,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

型男笑咪咪的,“咱俩真的太像了。”

“真的就跟镜子似的。”陶然沉醉在心潮澎湃中。

屁颠的短信如期而至,“此男,海里捞针所得,可还满意?”

陶然回复:“堪称完美。”

型男试探般地碰了下陶然的手,陶然羞涩地一笑,没有反抗,型男放心大胆地拉起她的手,陶然感觉从没有过的幸福感溢满全身。



“我们去哪里?”型男问。

“随你。”不管去哪里,哪怕就这么走下去,也很开心。

两人就这么沿路走在大街上,手挽着手,旁若无人地大笑。可走着走着,陶然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。

她此时站在型男的右边,突然停下脚步,换了个位置站到了他的左边。“不好意思啊,我习惯走在别人右边,嘿嘿。”

“太像啦,我也是!”型男兴奋极了。

过了一会儿,型男大概觉着有点别扭,和陶然又换了一个位置。

没过多久,陶然浑身都不自在,又换了回来。

两人就在大街上,你一左我一右地换过来换过去,惹得路人纷纷瞩目,交头接耳地议论。

一道黑线掠过额头,陶然吼道:“停!”

型男摸着下巴,“要不,咱俩排个队,前后走?”

“试试吧。”也只能如此了。

于是,陶然跟在型男身后排队走,果然各自的步伐都自然了许多。

他们穿过一条又一条马路,经过一个又一个红绿灯,拐进一个又一个小巷,型男满心欢喜,“这世界上怎么可以有一个和我那么像的人,我们上辈子简直就是一个人啊!”他庆幸能够在茫茫人海中与陶然相遇,深情回眸,却发现身边已是空空如也。

陶然早在他沉浸于幻想中的时候,悄然离去了。

屁颠气冲冲地指着陶然,怒吼:“你有病啊你!”他脸涨得通红,额头青筋都暴了出来,他向来说话温言细语,这回罕见的怒发冲冠完全是为了陶然相亲的事。

陶然面带倦容,神情萎靡不振,她忧伤地眺望着远处的街景,可怜巴巴地说:“我还真有病……”

“有病看病!”屁颠一把揪起陶然,连拖带拽地将她弄出了门。

屁颠打了辆出租报上地址。

“这是什么医院?我怎么从没听说过。”陶然问。

屁颠没理她。

车停在一栋二层小洋房前,环境幽雅,周围种满了花花草草,仿佛童话世界中的花园。在洋房的大门上悬着一块精致的挂牌:“情流感治愈中心”。

陶然摘下墨镜，眯了眯眼，微微皱起眉心，“你带我来这里看病？”

“你可别小看这里，”屁颠不由笑了起来，“我带你见的这位专家是美国西太平洋大学心理学博士，社会学博士和人类情感学博士，厉害着呢。”

“是吗？”陶然撇撇嘴，“现在博士这么不值钱了？”

屁颠默了下，“他还有个‘麻辣情医’的称号，值不值钱，你去会一会不就知道了。”

陶然有了点兴趣，“我自己进去就行了。”

“真的不需要我陪你进去？”

“不用，”陶然斩钉截铁地说。她看着出租车载着屁颠离开，吁了口气，之前的坚定在她脸上已看不见。她也很茫然，丘比特的箭为什么老射不中她，也许是因为她太瘦了吧。她喜欢所有完美的事物。难道这样也有错？只是，这世界哪来的完美呢？

她在门外徘徊许久，终于咬了咬牙，步子沉重又缓慢地迈进诊所的大门。

二

刘絮的灼灼视线落在眼前有着凹凸有致的身材、面容姣好的女子身上。此刻的她，有点局促和慌张，更添几分娇美可人，让人心生怜爱。

他在三分钟前刚刚甩了前任女友，哦，准确地说应该是女友之一才对。刘絮是名建筑设计师，英挺帅气潇洒多金，除了花心，在他身上几乎挑不出其他毛病，如果花心也算缺点的话。他爱过的女人比他画过的图纸多得多。他有个理论，女人和新鲜的牛奶一样美好，只可惜，也和牛奶一样只有一周的保鲜期。过期，必须丢掉。

他身边从来不缺女人，只要他伸伸小指头，便有成堆的女人自动送上门。而当他一出手，简直无往而不胜。

就如上周日，刘絮和多日不见的哥儿们小六在酒吧喝酒。

小六神情复杂地对他说：“我觉得你特别专一。”

“专一？”刘絮也被弄糊涂了。

“嗯！”小六毫不犹豫地，“你对女人的那种专一，我望尘莫及。”

“这倒是，”刘絮大言不惭，“我把毕生的爱都花在她们身上了，都舍不得腾出点来爱自己啊。”

他话音刚落，一个女人在他不远处落座，暧昧暗淡的灯光下，她巧笑倩兮，妩媚地向他抛来媚眼，刘絮举起酒杯，唇边挂上迷人微笑，淡定回应。与此同时，他悄悄拿起手机，装出一副拍照的样子。那个女人忙整理秀发，并掏出镜子补妆，摆好自认为最灿烂的笑容和最撩人的姿势迎着镜头搔首弄姿。

其实，刘絮根本没在拍她，他正在回复另一个女人的短信：“早点睡吧，今晚不能陪你了。”利索地发完信息，刘絮坐到女人身边，嘴角含着若有若无的笑意。

“偷拍？”女人也似久经沙场，从容问道。

“明拍。”刘絮笑得露出一口白牙，令人目眩神迷。

女人伸出手，纤纤玉指上戴着一枚钻戒，熠熠生辉，“给我看看。”

刘絮收起手机，痞笑道：“我自己看就够了。”

“你要请我喝一杯吗？”女人笑得媚眼如丝。

“一杯够吗？”刘絮眼神炽烈，勾人心魄。

小六远远地看着这边发生的一切，将一杯烈酒独饮而尽，唉声轻叹，“刘絮啊刘絮，你让别的男人怎么活？”

刘絮的本事又何止这样，他还能同时与几个女人交往，且保持一片安定团结的局面。

小六曾经问他有没有算过他有几个女人。

他想都没想，“最近？七个，刚好排成一个礼拜。”

“她们都是做什么的？”

刘絮薄薄的嘴角上扬，“我对待女人极公平，每种类型都得接洽，每一行业都不偏废。”

“从没失过手？”小六很好奇。

“除非是我不想伸手。”刘絮打开靠墙的橱柜，取出一瓶红酒，边心不在焉地翻着书边品尝着八二年的拉菲。

小六在一旁玩着CS，抬头看了看挂满建筑设计作品草图的照片墙，“传授点经验吧。”

刘絮低低缓缓地微笑，“两个字——真情。”

“哪来那么多真情。”

刘絮笑得意味深长，“来的都是客，动的都是心，心不动，女人是能感知的，别把女人当傻瓜。只有你的心，才能牵住女人，等她们也动了心，你的任务就完成了，可以把动出去的心收回来，对付下一个。女人和男人最大的不同就是，女人的心是水，动出去的心，泼出去的水，收不回来；而男人的心是弹力球，甩出去弹回来，换个方向，还能继续。”

小六对他简直崇拜得五体投地，“你真是碉堡了。”他放下手中的游戏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刘絮看，此时，对他的兴趣超过了游戏。

刘絮的视线落在墙上的一本挂历上，那里密密麻麻写满了文字。

小六凑过去看，日历上的每一天都写了不同的姓氏。周一：飞，周二：流，周三：直，周四：下，周五：三，周六：千，周日：尺。每周的每日如此循环往复。他目瞪口呆，“这是什么宝典秘籍？”

一丝笑意闪过刘絮眼底，“谁脑子里容纳得了那么多名字啊，所以我就把最近几个姑娘的名字排成一句诗——飞流直下三千尺。菲菲、刘玲玲、直子、夏天、珊珊、千千和迟丽。一来人多免得搞错那么多尴尬，二来人多难免忘记，平时一扫日历，就想到今天要约会的那姑娘叫什么了。”

小六只能用一句话来表达此刻的心情：“我对你的景仰有如长江之水



连绵不绝，又如黄河之水泛滥一发不可收拾。”

刘絮仰天长笑。

其实他偶尔也会有差点儿穿帮的时候，但都被他巧妙应对过去了。

比如前几天，珊珊在他家中与之共度良宵。他却怎么都想不起眼前这位美则美矣但是矫揉造作的女人姓甚名谁。他扫一眼挂历，在心中默默数数“飞流直下三千尺……哦，珊珊……”

珊珊警觉地发现了什么。“我老觉得哪里不对劲儿。”

“怎么？”刘絮有点儿紧张。

珊珊的目光随之瞄到墙上。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？到底什么意思？你为什么每次在叫我名字之前都要先念一遍这句诗呢？”

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”刘絮露出狡黠的表情，“汹涌嘛。”

“汹涌？”

“就是我对你的感觉。”刘絮声音醇厚富有磁性。

“Me too！”珊珊激动地拥抱他，“欧也，飞流直下三千尺！！来吧！”

轻松化险为夷，刘絮自然更加自得意满。

不可否认，刘絮也有差点招架不住的时候，就是在碰上直子时。

直子是一个九零后，个性张扬言行夸张的女孩子。她把玩着手指说：“我总觉得我一直不懂你。”

刘絮默念：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呃，直子，我懂你就够了！”

“咱们结婚吧。”直子挑衅地看着他。

刘絮被自己的口水呛到了，“你还不满十八岁吧。”

“年龄不是问题。”直子嚣张地笑道：“我不嫌你老，你还嫌我小吗？”

“不嫌，只是，我可不想被你爸妈劈了。”刘絮脑子飞快转动。

直子笑得花枝乱颤的，“他们敢！他们要敢劈了你，那我先劈了我自己！老娘自打出生以来，该干的不该干的都干了，现在就剩一件事儿没碰过——结婚！所以嘛……”

“打住，打住。”刘絮真有点儿被吓到了，“别逗我啊，别吓我啊。”

直子整个钻进他怀里，“谁逗你！这是爱啊，亲，你懂吗，爱啊！”

刘絮哆嗦了一下，“你的爱太过生猛。”

直子立即身体力行，将刘絮直接扑倒在地。

……

当然马有失蹄，人有失手，刘絮也不例外。

昨天他在家工作，有一份设计图客户很急，追得也很紧，他这几天必须赶出来。他在工作中的状态相当随意，但又不是不修边幅那种，依旧打理得一丝不苟，发型毫不凌乱。他穿一件清爽舒适的套头毛衣，儒雅气质显露无遗。

敲门声响起时，他正在电脑前忙得焦头烂额。他目光扫射到墙上的手绘台历上，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哦，周一，今天该是菲菲。”想着今天没时间理会她，刘絮打算开了门招呼几句就让她回家。他刚站起身，竟然听到了好几个敲门的声音。

“刘絮！”

“刘絮，快开门！”

竟然是两个人。

刘絮顿时乱了方寸，手边的书本和图纸扔得满地都是。

敲门声愈发激烈狂躁。

刘絮一个箭步冲到门边屏住呼吸透过猫眼往外看，只见两个怒气冲冲的女人正用力地拍着门。

一个栗色短发的女人眼睛瞪得比铜铃还大，如果他没记错，应该是菲菲。

而另一个留着金色长波浪此刻气得胸脯起伏不定的女人，是本不该在今天出现的刘玲玲。

刘絮愣了几秒以后，迅速作出决定，他拔腿冲到阳台，狼狈地爬窗翻越到隔壁房间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，此时不走更待何时，刚才的优雅和从容早就消失殆尽。

他跑得飞快，反应过来的两个女人追得也不慢。

菲菲嘴里骂骂咧咧的，动作极矫健。

刘玲玲比较有策略，一路推搡着她，生怕被拉下。

刘絮使出吃奶的力气舍命狂奔，不时还慌慌张张地回头张望。终于将她们甩下一大段距离，安心了不少。他拐过一个弯往公司跑去。

刘玲玲眼看着刘絮跑得越来越快，差距也愈来愈大，她一咬牙，索性脱了高跟鞋，赤足追赶在马路上。

刘絮一路奔跑着来到自己的“絮言建筑设计”公司，放缓脚步深吸几口气，才要朝里走，眼角瞄到一人影，他一个急刹车收住了脚步。

电梯口，直子正对他展开最绚丽迷人的微笑。她身着黑色超短裙，身材火爆，但此刻哪怕九天仙女在刘絮眼中都是狰狞可怕的。

刘絮忽然捂住肚子，做出一副痛不欲生的模样，“稍等，我去去就



来。”他扶着墙，跌跌撞撞地往另一个方向跑去。

“亲爱的，你怎么了，你没事吧。”直子关切地跟着他。

就是这时，菲菲和刘玲玲也杀到了，她俩从左右两边包抄到位，眼看今天无法轻易脱身，刘絮眉头一皱计上心来，他大吼一声，“哎呀，宝贝儿，你眼睛掉妆了！”

三个女人都以为在说自个，慌忙从各自的包里掏出小镜子查看补妆。

刘玲玲捧着脸颊，“哪儿啊，哪儿啊？”

菲菲紧张地把脸转来转去，“在哪儿，在哪儿？”

直子已经把镜子快贴到脸上，“哪里，哪里？”

当然无人回应。

等到她们知道上当，刘絮早没了踪影。

而刘絮今天出现在诊所的原因和之前的无数次一样。

他的车上曾经坐过各种类型的美女，清秀的，美艳的，高挑的，玲珑的……

而现在出现在他身旁的是美艳尤物刘玲玲，她眼波流转，无限深情地凝视刘絮。

刘絮没作任何回应，嘴角挂一丝淡然浅笑，他专注开车，一路疾驰。

刘玲玲看着身边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的男子，心中小鹿乱撞，但被无视的感觉非常不好，她翻了个白眼，垂头丧气地说：“喂，你一整天没理过我了。”

刘絮还是没搭理她，加快速度，把车开到情流感中心门口停下。

刘玲玲看着标牌，莫名其妙地问：“你带我来这里干吗？”

刘絮没答她，拉起她的手就往里走。

刘玲玲打量着这座静谧漂亮的花园，园内摆放着很多椅子，各色人群围坐在一起。她大致数了下，基本是四人一组。有一组在禅坐冥想，一组互相模仿着对方动作，一组在大笑，而另一组则在大哭……这是什么地方，他们又是在做什么？她按捺住强烈的好奇心，心里转过千万种假设。

刘絮将刘玲玲拉到了前台登记处，“亲爱的，你先做下登记。”

“干什么？”刘玲玲疑惑地问。

刘絮双手抱胸，“抱歉，我已经没法和一个病人相处了。”

刘玲玲震怒，她咆哮道：“病人？你才有病吧！”她怒不可遏，“你们全家都有病！祖宗十八代遗传的吧！”她算是彻底大爆发了。

这动静太大，许多人闻讯赶来围观。做后勤工作的大妈更是连地都